

1950年国民党“王牌杀手”落网记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民党保密局从台湾派遣“王牌杀手”封企曾赴上海，执行行刺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任务，行动代号“1243”。台湾方面认为此任务“必能成功”，但在大智大勇的公安人员面前，“王牌杀手”最终还是落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之中……

杀手已经抵达上海

1950年5月12日夜，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来自北京公安部的密电：台湾保密局派遣“王牌杀手”赴沪执行代号“1243”的行动——暗杀陈毅市长。杀手封企曾已于日前抵达上海。

在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，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再三强调，封企曾是武装匪徒，如果不及时捕获，可能造成严重危害。

封企曾是“军统”组织中有名的杀手，且对上海很熟悉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封企曾见主子们纷纷逃往台湾，便率60余人逃窜到上海附近的岛屿小洋山盘踞。还将城陵号客轮劫持到小洋山，杀害了船上的3名解放军战士，将500多名旅客的财物洗劫一空。

1949年9月，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组建行动队，暗杀共产党官员。于是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电召封企曾去台湾，任命他为“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”少将司令兼“保密局苏浙特别站”站长，并让他潜回上海执行“1243”行动，刺杀陈毅市长。为此毛人凤还配给他电台7部、长短枪500支，每月活动经费2700银圆。

此刻的封企曾在暗处，在线索全

无的情况下要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专案组决定以查户口为名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搜查。同时，上海市公安局通知各分局，对管辖区内的旅馆、浴室、戏院、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进行突击检查。

然而，所获的众多线索中没有一条是和封企曾有直接关联的。

狡兔藏于凌家宅

上海警方在组织全市大搜查时，封企曾正躲在浦东一个叫凌家宅的小村庄里，闭门不出。

凌家宅只有18户人家，四周都是纵横交错的河道。更重要的是村子里的蒋阿成是封企曾在“军统”的一位把兄弟蒋某的老爹，他在凌家宅已来过好多次。他当然不敢对蒋老爹说出实情，只说自己做生意时碰到资金纠葛，需要暂避一时。封企曾只是在进村时露了露脸，之后便在蒋家旁边竹林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住下了。他又关照蒋阿成，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他离开了。

市里开展户口清查时，乡干部曾询问过凌家宅的农会小组长，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在村里出入。小组长就住在蒋家隔壁，他见过封企曾，但以为封企曾是蒋阿成的亲戚，以前也来过，便说没有。

暂时没有找到线索的专案组决定再回到现有材料中查找。

材料一页一页地翻，知情人一个一个地谈，86名警员连续工作了一周。突然，在讯问一名在押的“军统”特务时，他提及的一条线索让警员精神一振：有一个叫汪焯的人在抗战时期就

认识封企曾，而汪焯现在在提篮桥监狱服刑。

经讯问，汪焯向专案组提供了封企曾当年在上海交往的一些熟人的名单，其中一个就是蒋某。汪焯还陪同封企曾去蒋家吊唁过被汪伪特务机关杀害的蒋某。

5月30日下午，专案组派出侦查员李蒙和滕扣根前往凌家宅调查。在副乡长的带领下，再次找到那位农会小组长。当被问及蒋阿成家近来是否有客人来过时，小组长回答，确实有位客人，但也不算外人，而且已经离开好几天了。

李蒙和滕扣根请小组长描述一下那位客人的模样，他一说，两人差点跳了起来，此人正是封企曾！于是，一行人马上去了蒋阿成家。

两位侦查员首先搜查了那间茅草屋，里面堆放着一些旧农具、杂物和柴草。侦查员请小组长去打一桶清水过来，并把水均匀地洒在地上。竹林地势高，泥土干燥，很容易吸水。忽然，老滕的眼睛一亮，指着一个位置下达命令：“挖！”这个位置渗水明显较慢，说明地底下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水分。侦查员挖到尺把深的地方，“咚”，铁铲碰到了硬物，他们小心地用手分开泥土，只见下面埋着一只木盒。打开木盒一看，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里边是用油纸包着的两支手枪、一盒子弹以及两枚微型定时炸弹！

信纸上找到线索

见到这些东西，蒋阿成的胆都被吓破了。面对质问，立刻把和封企曾有关的事都供了出来。其中有一件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：封企曾在离开凌家宅的前两天，向蒋阿成打听曾经的青浦轮渡口是不是还在老地方。

专案组发现，与封企曾有关的人中，有个叫沈必渊的就住在青浦县城厢镇。

专案组于6月4日到达青浦，在当地公安局帮助下，找到了当时开小酒馆的沈必渊，并得知封企曾在5月30日来找过他，而且住了三晚。

专案组在检查封企曾住过的房间时，发现桌上有一沓用过的信笺纸，上面留下了钢笔的印痕。经过辨认，印痕的内容显形了：信是

写给一名叫“老凯”的人的，约他6月4日上午9点在杭州路、眉州路口碰头。

但查遍与封企曾相关的材料，都没有出现过“老凯”这个名字。经过反复讨论，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到接头地点杭州路、眉州路口寻找。“老凯”的家或工作单位很可能就在附近。

6月10日上午，专案组在眉州路上一家工厂召集部分工人开会，有位老工人肯定地说，“老凯”是厂里一个叫崔镜明的绰号。专案组很快摸清了崔镜明的身份：此人曾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，由于职业的关系，与三教九流接触比较多，其中不乏“军统”和“中统”的特务。

当晚，崔镜明被带往榆林分局。据他交代，他如约跟封企曾见了面。封企曾托他帮忙在市中心借一间临街的住房，嘱托时还加了一些具体要求：一是要租二楼或者三楼的楼房；二是要求房东必须属于政治上可靠的人物，如果社会关系中有人在共产党内部当干部则最好；三是租期半年。双方还约定6月11日上午10点在杨树浦路、江浦路口再次碰头。

此时已是6月10日夜，上海市公安局紧急部署：第二天在杨树浦路、江浦路口守候伏击，活捉封企曾。

6月11日上午9点50分，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中，崔镜明来到了伏击点。一夜没合眼，此刻他的心怦怦乱跳。几分钟后，大家看到从外滩方向骑过来一辆三轮车，车上坐着一个戴黑色礼帽的男子。崔镜明一眼就认出了封企曾，他高高地举手招呼道：“来啦！”

这是预先确定的暗号！几乎就在同时，十几名公安便衣从四面八方扑向封企曾，他还没作出反应便已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地，被戴上了手铐。颓丧的封企曾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就掌握了我的线索。”

在审讯中，封企曾交代，他原本是打算通过崔镜明在陈毅上下班必经之路上租借临街的房间，借以窥测陈毅的活动规律，等心中有底后再制订暗杀方案，不想还没站稳脚跟就落入了法网……

1951年4月30日，“王牌杀手”封企曾被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于上海龙华刑场。是日，《文汇报》在显著的版面上刊登了题为《封匪企曾罪行实录》的文章。

据《解放日报》章慧敏/文

章太炎怒砸袁世凯总统府

1913年，袁世凯以议事为由骗向来与自己唱反调的学者章太炎进京，然后将其软禁起来，并派宪兵“保护”。章太炎勃然大怒，舞动手杖，追击宪兵，宪兵因未得命令，不敢造次，只得四处逃窜。

被软禁期间，有美酒佳肴伺候。章太炎常常豪饮，然后乘兴挥笔大书“袁贼”二字，再用火焚之并骂：“烧死袁贼！”袁世凯软禁章太炎，意在软化收买他。一次，袁世凯差人送来五百大洋，差役刚将银圆置于桌上，章太炎突然抓起银圆砸向来者，吼道：“袁奴快滚！”袁世凯又变着法儿软化章太炎，或移居条件更好的地方，或派儿子来送锦缎被褥，章太炎还是怒目而斥。

1914年1月7日晨，章太炎到总统府，点名要见袁世凯，门卫赶紧向袁世凯通报。袁世凯不想自讨没趣，便以有事推脱，不敢出面，派了幕僚梁士诒出面应酬。谁料梁士诒尚未来得及开口，便被章太炎骂了回去：“我要见袁世凯，谁要见你！”袁世凯不见，章太炎不走，一直在招待室坐着大骂袁贼，还把招待室的名贵器物砸得稀巴烂。如此这般，袁世凯只好派人通知章太炎，谎称要见他，扶他上车，拉到石虎胡同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，后又转到东四钱粮胡同，直到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袁世凯死后，才被释放。

据《民国清流：那些远去的大师们》汪兆骞/著

